持有某一学派的观点是正常的事情，无论是法兰克福学派还是年鉴学派，虽然其结论或方法总是有这样那样的缺陷，但不妨碍成为一家之言，丰富学术的视域。但这往往有一个前提，学者是出于自由思考、独立判断而选择乃至创立某一学派的思想方法，非受外力的强制，而不得不做。虽然我们不能说邓广铭、漆侠的研究，就完全是出于政治上的压力，但至少，他们受到了由政治领域的教条方法的显著影响。这体现在用一套原本是基于马克思、恩格斯在18世纪的条件下，基于西欧的历史所构想的模板，生搬硬套到中国的情形中，虽然邓广铭在改革开放以后也对早先的研究做出了一定的修改，但还是没有完全脱离那一套基本的思维框架。

我们也不能说邓广铭与漆侠的研究中就没有任何价值，但却是被扭曲的，无“永恒的价值”，将来未必就会全然推翻，但却是有从根本改变思路的必要。邓广铭和漆侠算是上世纪建国以来大陆在宋史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，在《近二十年来王安石变法研究评述》（2000）还列举了其他一些大陆学者的看法，但总的来说，重复、无新意的工作多于新的发现。所谓“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”，大陆对王安石变法的研究，大概是一个再好不过脚注。只是不知道，又二十年过去了，现在的情形究竟是变得更好，还是更糟。